

集部

水心集卷十一

宋 葉適 撰

記

郭氏種德庵記

余同年友瓊州刺史郭宗之既沒十年子森卿用舉者五人知崇陽縣磊卿鎖主簿廳中乙科皆會余容成之陽始余與宗之別長沙宗之卒而余有大慼不暇哭又

不能弔相對𢢹惋而已故訪其家事甚詳森卿曰先人葬蓮堂蓮堂之山吾數世墳墓所藏也並墓之廬吾先人手所建也郭氏自鎮將傳祀三百約而久勞而安至曾大父正信均潄一縣所取平也大父施捨惠助一鄉所倚成也而後先人士以文顯吏以善最然而端直寡偶不視時向背縮歛自愛不倚勢進趨每曰吾欲先世流澤常在子孫使墳墓永有蔭託爾奚以多為故廬上之題我兄弟以種德為之名者先人之志也余聞而歎

曰允哉夫家非德不興德非種不成雖一人之家未嘗不與天地同其長久所以不能者天地種之而人毀之也人之所就未毫末而以丘山之心承之為盈幾何然則謙者種之盈者毀之也我可以得彼豈可以喪一夫攘臂萬人裂其肘矣然則讓者種之爭者毀之也義勇而先利怯而後君子也小人反是然則廉者種之貪者毀之也冥升疾走轡必失御必戲徐行安步神乃泰氣乃舒然則退者種之進者毀之也為其厚不為其薄治

於已不治於人寧散無積寧儉無忲皆所以種而不敢毀也朝種暮穫市人之德也時種歲穫農夫之德也種不求穫不敢毀不敢成聖賢之德也冲漠之際萬理炳然種者常福毀者常禍天地之德也郭氏其知所以種矣知所以種則知德矣嘉定八年十一月

信州重修學記

余記教授廳之明年施君應龍大修學君用學法肄士士初不便已而出論語孟子書交問更質指中庸大學

為之歸益以司馬氏通鑑士乃附悅有躍於心相率請曰先生惠教以遠者使變而至道厚矣然惟此學始元豐餘十紀摧剝行盡身且不庇教於何立居患之復召鄭著余鳳約歲損食命工先木相次信二守東方兩使屬縣長助各有差使楊夢庚鄭連諸葛褒撤像殿之壞十六飾加彤朱作論堂櫺星門崇大於舊偃植之敝尺以上悉易以成材上瓦下磚楹間之門牖無不重整祭之豆籩冠珮章甫無不新設噫亦勞甚矣始余以師之

室廬非師之責也今併弟子之室廬亦師之責矣古今固異事也及其成功一而已渠古之是今之非哉施君於是則可以教矣昔孔子歎才難而舜止五臣周之亂臣僅九人焉孟子亦言繇堯舜至於孔子見聞之際彰彰乎莫之企及也道之凝聚顯發此最其盛者然而本之為中庸固天所以降命乎我爾要之為大學固物所以會通乎我爾性合而中物至於和獨聖賢哉乃千萬人同有也何孔孟所稱稀濶而不多歟繇孔孟至於今

又加久矣其可稱者何寥寥沉而不繼歟嗚呼安得不博類廣倫以明之畢躬殫力以奉之歟此師友之教問學之講所以窮無窮極無極也雖然有一於此方周衰不復取士凍餓甚者幾不活矣孔孟不以其不取而不教也孔孟之徒不以其不取而不學也道在焉故也後世取士矣師視其取而後教之士視其取而後學之夫道不以取而後存也故愈微然則教其所不取施君勉諸學其所不取信之士勉諸嘉定九年正月

長溪修學記

縣初設學不置糧士雖居不能食也先令黃君龜明自出新意分釐收拾良苦然後始得食而學屋百楹又破漏傾側幾壞幾墮則雖食將不能居今令江君嗣祖治多暇日徑來坐直舍斤鋸不煩役徒不囂而壞者忽成墮者忽隆則居與食皆遂矣其為士者歎曰自慶歷後為令何啻數十獨二君有功於學賴以久存而江君勇於為民凡可以自力而利其人者不待告請常先事率

作無怠古人所謂心誠求之非緣飾學校以美其名也故相與謀而諗記於余至五六要必得乃止曰吾欲使後讀是記者思其令不忍忘爾惟長溪彌亘山海最巨邑宦游滿天下廉村薛氏舉進士為閩越首赤岸尤盛往年迎蜀人師先生于金臺寺事之如古游夏之儔其言論風指皆世守之先生殁即寺建祠正歲若諱日必奠謁成禮冠者童子皆在丙子踰一周敬恭不衰益其俗樸而專和而靖其士縟於文而厚於質既能思其師

而不忍忘固宜思其令而不忍忘也夫師之不忘以道令之不忘以政三代遠矣令有政而不繇學孔孟遠矣師有道而不知統也學非一日之積也道豈一世而成哉理無形也因潤澤浹洽而後著此兑之所以貴講習也其始若可越其久乃不可測其大至於無能名皆繇悦來也江君盍揭先生而祠於學以慰其父兄之思擇士之知倫類統紀者主其子弟以繼先生之道使習而愈悦久而愈成是先生因令而愈不忘也是令與先生

交相為不忘也嘉定九年十一月

温州社稷記

社土也稷穀也非土不生非穀不育國始建則壝以祀示民有命也風雲雷雨隨地而興禾黍菽麥隨種而生神明之所繇出至嚴至敬不敢忽也怪淫誣誕之說起乞哀於老佛聽役於鬼魅巨而龍罔微而鱓蜴執水旱之柄擅豐凶之權視社稷無為也嗚呼豈民悖而不知禮哉乃長吏導之非其義也葢温州之社稷昔者莫能

詳矣某自童年見其壇陛頽缺旁無四墉敝屋三楹飲博嬉遨聚焉祭且至徐薙茀蔓草燔燎甫畢已叢生過其舊矣地氣一不應浮屠之普覺行廟之祠山湫淵之玉亟莆杓椒丘之三王海神奔走拜伏呪誦㕑雜社稷顧漠然無預也夫莫尊於地莫察於地衆靈羣望環拱效職者也何急彼而慢此哉故曰非其義也嘉定四年守楊簡始加甓土上於是灌莽尤盛刺壯城卒專修平之十年守鞏嶸伉其大門改造齋房築墻百五十堵具

凡佩服器用之須楊公謂守莫先於社稷鞏公曰吾寢處漏不補它觀游無用也二公知以義導其民矣夫山水之高深像設之詭特衆靈羣望託之以為神也社稷無有然則民之耳目雖新於一時而不能久於異日矣古人必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鄭康成曰后土田正之所依也周人以栗宰我曰使民戰栗以為恐懼不自安非親地之道也永嘉之木莫宜於豫樟豫雷出地奮也樟章之也皆美甚之名也數十百年其大百圍

其崇干霄民無敢不肅也然後知古之治其國者社稷之臣令之守其地者社稷之守

季子廟記

初趙公彥橚為晉陵縣聽民訟多族姻也所為訟者貲産割裂也子本貸易也什伯必取銖兩不捨壹於法而恩義絶貳以情而廉恥喪趙公曰噫殆將非親戚骨肉耶奚不訟而猶訟也顧城隂寂寥有屋叢篁中太半摧塌曰季子廟也又歎曰彼溥千里之吳不王而食於此

邑人故志之耶徒爭之為病不讓之為貴今故志之耶
宜不訟而猶訟也即市頭改築題曰有吳延陵季子之
祠與僚佐奠謁盡敬二十餘年矣人心感動之深淺視
牒訴損益有考也而竹幽水清過者祓滌季子存矣夫
余嘗疑泰伯既遁於蠻染其俗以自晦則子孫之於文
獻禮樂非有先君王之舊聞也季子何以能知羣聖賢
之德業歷見中國卿大夫所言皆中其過豈非命世傑
識也哉至於父兄好勇輕死約不傳其子而必傳其弟

則道固已行於家矣肯嗣吳而治為文王可也何顧於子臧葢其志遠矣大矣讓所以畜德也毫釐之讓足以滅丘山之爭國猶未離乎爭也不幸有毫釐之爭則滅德矣斯季子不為歟孟子曰無辭讓之心非人也非人者形具而人非者之謂也又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茍非其人簞食豆羮見於色嗟夫孟子信以不讓為非人而又以為非其人不能讓乎何前後異指也繇後而言非其人不能讓能之者泰伯至季子五人而已是

絕天下也繇前而言人皆能讓天下皆季子也晉陵其邑人也有不能乎不察而已矣當以孟子前之言為正

嘉定十一年

宋吏部侍郎鄒公墓亭記

余友胡衛道知常州書來曰鄒公冢在此學官弟子薦省必時禮也冢浸遠而貲落祭不亭守無廬山中松柏皆盡然而敬不専於家者我其責歟教授趙綝實始作亭我命尉朱起章治旁廬舍予閒民衣食以居而汎除

焉墓四隅樹之木俟以長而芘蔽焉若是則視其家無遠矣役甫就業已畢雖然我欲永久如一日而後此勤惰不齊奈何思其氣類一而終始能不慢者惟學之士庶幾故又使司户朱中守序其意以請幸子詞而託之也公名浩字志完章子厚獨相日任諫列子厚迷國罪無匹明最大者二后廢立之際尤大者臣子不忍言也公既以死爭而子厚將遂殺公祖問皆坐貶旅次不容榻會其即敗僅免爾小人猶偽撰公疏激怒宫闈故雖

元祐黨籍已赦而公三竄謫屈伸榮辱之變未嘗不以正也朝廷雖謇切鄉黨常和樂識慮雖達權操捨常据經學術雖敏辨講肄常鈍默修之身及家未嘗無本末次第也諫必行人臣之榮遇也然道之難全而非節不著喜聞過人主之盛德也然事之難明而非節不顯紹聖迄宣和諫官五御史一皆豪傑有重名者也記曰釋奠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嗚呼公可以為故矣學之士仰綴一尾俯緝半甓而楹桷自新也雪幹霜枝蒼鱗翠

甲而樵牧自絶也出以公之道而仕處以公之道而止而進退自明也衞道托於學之士也深而士之報宜厚矣衞道名衞越州人

永嘉縣社稷記

晉析永寧縣置永嘉郡更名縣曰永嘉在隋唐間其社稷步積之三千二百八十六中容八壇圖籍轉相授所從來遠矣淳熙後步失者二千有餘壇陛淪沒即於佛祠令不能正也嗟夫豈其邑小其民寡不足與正耶將

其事緩其効迂正不正皆無益損而致然也山陰胡衍
領縣二日駭悵愧惕若疚負在已按舊圖就南補北還
得故步垣千尺磚之用政和儀崇五壇壇石皆青表之
門道敞之房宇嘉定十一年秋告新社成禮然則果於
行義可以為勇復於已失可以為難先有司之所後可
以為敬參而具者賢也君辭避不肯當獨推言之曰古
民人社稷常並稱有其實也後民人社稷雖並稱名而
已矣實則敎之耕稼而養抑霖潤槁皆神力也名則視

其耕稼而取餓旱忽水非神禍哉州之取總其凡猶藉民譽縣之取煩其目惟聚民怨縣社之名僅存者幸也古之立國左祖右社嚴事如一朝市均等無相離也後世或遠或近率意而為爾自晉唐置社僻在大城盡處令蕃庶尚草萊雜昔稀曠人跡絶矣野廬老圃盡以寄葵韭華榱巨楝曷託簷陰焉永嘉之社名幾不存可畏也夫治術同異吏宜考詳地勢偏隔人且自恕令姑罪之免奚彼敢議哉衆又謂君思深之至此也幾於仁君

後民甚簡不妄勞費責輸以時不苛貸假然則審其取者養民之始正其名者致實之漸也故并記之

南安軍三先生祠堂記

南安者昔周子二程相與講習其地羣聖人之道賴以復明學者紀焉信安劉侯行父始即學東偏劵市考室奠祠之如學初侯既造設廳飾以兩序加樓其上又移試院位於勝方而益其舊役費皆倍祠數十然自以為不足錄惟曰懼三君子之奉有失其治南安劇賊逋散

兵不用常訟稀減刑甚省宿負捐假斂不急民物富樂略如承平然自以為不能化惟曰憂三君子之教不行於是為其士者思久侯之愛與祠並也以記來請余觀縣令漢而後諸大儒得祀孔子廟庭者三君子過之遠矣而乃未之及或官職所臨縣州所生與所講習祠或因於學或別於學夫道非繫於地而尊道者猶敬其所從始特時事之宜非曰禮當然也必著令而通祀斯稱矣然則三君子亦何以過諸大儒哉蓋道之所以晻鬱

於後者天與人殊而人與已殊道非其道而學非其學
也理不盡徒膠昔以病今心不明姑捨已以辨物勤苦
而種皆文藻之末鹵莽而獲皆枝葉之餘揚雄韓愈猶
然況其下乎自周子二程以來天之命我者屬乎不離
也我之事天者吻乎有合也舜文王之道即已之道顏
淵孟軻之學即已之學也詞華不黜而自落功利不抑
而自退其本立矣兩迷者岐也四達者路也邪不亂正
燭火暗室也旭日方旦也幽不掩明大經大法未嘗不

炳然具見而何塞路之有此其所以過之遠也覺於是而進余所進也安於是而止余亦止之嘉定十二年七月

台州州學三老先生祠堂記

學者聚道之地而仕所繇出也或畔道從利苟榮其身欲復之於學弗可受矣況可祠乎台州之學得祠者三人羅提刑適陳侍郎公輔陳詹事良翰提刑用不究故事不顯余聞鄉浩言熙豐外貴人視民甚蒿萊芟燎根

不力也是時能慷慨建白保赤子以對天命惟江都令羅適弋陽令董敦逸二人而鄒公獨謂羅公見而得之然則推於所不見其不畔道審矣方靖康憂恐懲艾已泮豈不尚合侍郎發明四肢心腹之論無過此矣竟失指遠去然後彷徨宗周卒成分裂之禍及隆興英睿憤激大勢宜若遽振詹事力守絶和不棄地之策最專一也使堅忍待之敵自當蕩析豈遺種至今哉雖紹興復用而已與大臣異議終不留雖乾道再入而既為近習

擅事迄自退二公任諫諍位從官立朝本末天下誦之豈惟不畔道而固行道道雖難行而亦不茍榮其身而止也士在天地間無他職業一狥於道一繇於學而已道有伸有屈生死之也學無仕無已始終之也集義而行道之序也致命而止學之成也後世地或千里無學其君子以意行道晩進濶遠不知所從慶歴後名一功著一善往往復之於學矣今其秀人美士羣萃而炎處朝夕瞻顧拂拭像服如三老之存春秋盥薦饗醴芳苾

如三老之饗而又仰其大節俯其細行無不皆可師也為聚道之助不既多乎或疑侍郎不右程公學術若少畀然按程公親為孔文仲排劾而與孔公並黨籍史記晏嬰非孔子而弟子稱善與人交兩賢哉嘉定十二年八月

寶婺觀記

觀即八詠樓也道士陳守正職補治歷十年乃具夫山峙以近則迫而易窮川浩以遠則蕩而難限皆遊觀之

病也金華雖高千仞旁走三縣邏迤回環不自意深入也其餘漫隴伏岡林茂野蕃若輊若軒若萬馬縱收於平原錦出繡没不可控摶兩溪廣長會清合涼匯厲伊方徐納于江南山緜緜菓蔬之區柘桑之園日月風雨借其姿態霧煙氛靄相為吐吞而光氣靈響之答於耳目異矣四顧百里不蕩不迫有臨望之美無游觀之病浙以東茲樓稱最焉昔沈約始建而地以文顯意士之游者必有得於斯而余不能知也近世大儒吕公出而

人以理著四方英俊歳常數百千人無不登玆樓其得之孰淺深高下則余雖或知而亦不能盡也山水至善之所存也游於是者客悟為善之機反冲藏約而内守通變達化而外應寛施忘其褊吝朗豁消其闇鄙德成性安而動樂靜壽之功驗矣其或不然豪怒使酒激而為狂感物悲憤鬱而離憂巧諷詠益其輕肆謬題品示其誕拙是游觀雖不以病夫人而人反以病夫游觀也可無畏哉嗟夫吕公殁久同時並游俱逝余亦老不復

至矣故因守正繫其語使後之游者有考也觀初立於唐史曰須女之舍也遂以名州太守洪邁請錫嘉字故曰寶婺天象邈矣星辰之躔次難言哉然而禬禳每效福蝦頻集邦人奉承無敢不肅豈非地勝故耶守正與其徒尤不當以人而病夫游觀也

宜興縣修學記

戴君㮰宰宜興既補弟子員食於學視學舍壯整者惟高尹商老宣化堂羅令仲舒東序堂亦傾敝餘或缺或

毀顧其士陳夢印章恣夫買旁縣材揀工優作豐二年復修堂廟設大門門左右挾前崇門櫺對立西序宗子小學凡職列之次故所無皆具然後使沈夢龍來言曰噫可記矣荆溪禹貢中江也渚洑澄澈雲木縈帶君山最雄秀嶔洞尤恠偉葢自楚漢為東南稱首近蘇公去萬里蜀周覽天下擇陽羨而居其疏展隩麗兼之矣方周孝侯童騃縱暴至比以異物一旦感激殺虎斬蛟從陸士衡兄弟前死不卻顧大節尚生存或疑非地力之

勁挺不能也熈寧更用經義士初眛溺於時開封禮部有部集英親策有余選皆第一京師之大四海之廣一邑而擅魁特者二或疑非地稟之文華不能也夫發於勁挺孰若納於中和華其文詞孰若厚其根本根本學也中和道也地安能預哉闗黨互鄉地恥其人也魯多儒衛君子人美其地也今夫邑之𦐊材頼質將進於道必約以性通以心肝脾胃腎無慾其情念慮思索無撓其靈則偏氣不勝而中和全矣將深於學必測之古證

之今上該千世旁括百家異流殊方如出一貫則枝葉為輕而本根重矣學與道會人與徳合登高丘可以奄實俯長流可以觀逝則山川雖富同游於覆載之内義理至樂獨行於物欲之外矣豈非令長修學之本意哉巷畫之溪猶浴沂也善卷之賨亦舞雩也非騷人墨士專而有也嘉定十三年十月

潼州府修城記

自李順滅蜀安樂到今漢唐不逮也然民離於兵久而

膂力積銷弱地離於兵久而預防益簡薄及姦豪窺度則不足支倉猝有事之用近張福叛逐制置戕總領剽殺縱橫吏或死或逃無敢抗者已殘利遂將及潼州李公壟初命為牧即疾馳至與提刑曹公叔遠集義壯倩西軍賊所從縣鎮加警隍堞之毀塞亟治挍木隔磤凡可以壞賊之具宿設晝夜激厲上下同意誓必死守賊覘伺邊巡知決不可犯竟取他道而去嗟夫不獨保一郡也乃捍護成都一路功伐隱然非智素講勇立斷安

能接二百年生養使不失哉既修城門西牛頭高峭騰突按圖志相里貴據其上攻城幾破二公謀曰城幸而得山天遺我也可委於敵而外求險耶於是追改往謬跨巔連趾通合為一枝西溪之渠循山而南達於武江彌霖驟潦無奔湍蝕流馬城盡甃巨石創甕城縣門敵牕蔽膝並應程法東西行來煒燿施翕揃酋沮氣狼子墮魄時公兄壁鎮遂寧亦修城復夏魯奇舊迹役費倍數十非修也築新城也夫改往謬於未及復舊迹於垂

墜非艱危之際所能行也公弟兄行乎哉且其生兵速練闕械速補所以支倉猝有事之用而為久長無事之備者將非素講立斷而然歟紹興後竭巴益奉邊將具曦因以反劒闗棧閣真縮手关宜若耕塞下令戍士足食内地擇要害自為守其倫理漸次必繇二城始夫李執攻近臣曹亦東南之望也一日會於朝以慮一州者為蜀慮以慮蜀者為天下慮可也嘉定十四年三月

連州開楞伽峽記

湟水會衆流東南東兩崖湍怒激躍勢傾百里舟行必踰峽矣然後喜無患夫山水之險亦所在而有此固其著名者耶嘉泰二年崖墜壅水高者數十丈下者百餘尺雨不時霽則谿谷倒注横溢航楫不通估貨不行嘉定庚辰太守楊侯寀始至歲適大潦城邑呑沒漫為湖海四顧歎曰州素溥監司未有意將孰弭兹禍轉運判官劉侯强學聞而矍然亟舉兩司八百萬實其費是冬遂命司法李華郡人張浩大議疏鑿華巧思强力侯專

任不疑易者勸趨難者募應小石繂運大石鑱落上以攻下以堰取餘隱石黯黯平流中尚數處工不知所為華創巨靈鑿賈木百鈞擣之糜碎舂且半石之為水害者盡平舟自番禺來城下犀川衆壑各得所歸老穉聚觀喜極或泣曰連始復為郡矣按書隨山濬川所以合天人同顧勤功茂伐最為縶悉而遠莫能詳也及梁山頽阤重人乃以為國君當自貶損不敢言修治其他仆陵摧阜駭聞異見史氏所錄葢多有之而終不言其能

開導其能攻除以還其舊者豈其逸而不傳耶抑敬而不敢亦若重人之所謂耶雖然以令峽視之捨而不治則一州廢矣夫忽人患而不加䘏慢天災而苟自逸二過孰愈今夫楊侯慘怛而仁劉侯果毅而明而又得屬如李君奔走畢力以出連人於塗炭之苦此豈非天人之所同顧歟未幾侯遷提舉常平二公方萃處余慶其能為所部捍患致利民必被賜矣嘉定十四年七月

茶陵軍減苗置寨記

茶陵中縣十比衡陽三四紹興初以其旁午廣虔諸郡
寇賊所見伏故建軍陞使示有蕃衞而強其縣所以安
利一路也嘉定初又以其直韶州千里無官司讎殺不
忌寇賊輒發故裂三鄉别置酃邑戍及水口蕃衞尤密
遂廢軍罷使而弱其縣亦所以安利一路也雖然安利
一路視令材何如不在縣強弱令昔異規未知孰是而
茶陵則有二患兵移於新邑無衞民不安賦移於新邑
重輸民不利經數令至盧君子及君雖有字養之方制

御之略顧事已壞欲挽回得哉余友趙蹈中轉漕湖南
察而憐之蹈中明果肅怛右良鋤姦捕劾羅天錫等罪
不道以上論如律取其租石三千八百補茶陵之缺正
足賣財物貫三萬四千立古雲巡檢永食七十人然後
畝之增税者盡除夫之荷糧者悉免官急借而先期者
償之戶窮乏而殿負者貸之營圃初成弓矢初張習教
有晨部分有容上下感悅鬭訟稀省炎帝廟孔子學及
尉署久敝加整治功堅舊潦衢淖巷溝而隆之街石梁

然刷比歲焚刼之醜還百年富庶之樂蹈中愛君材有餘又薦於朝力無不盡民既幸其私我相率來告曰必記是不忘夫始議必詳横恩難再若分遣丞佐迭受民詞不亦簡而易行乎奚别置為業已析裂餉輓失供不併請乎奚後患為土兵扞其境耕而後食茶陵頃五千無遺莢曠土可尋乎奚仰哺為禹貑成五服因物自然安得巨億之財為一縣地哉本蹈中意欲以獨厚茶陵者徧惠所部耶嘉定十四年九月

櫟齋藏書記

余友衛君湜清整而裕淡泊而詳酷嗜書山聚林列起櫟齋以藏之與弟兄羣子習業於中夫其地有江湖曠逸之思圃有花石奇詭之觀居有臺館温凉之適皆略不道而獨以藏書言者志在於學而不求安也又其自以為櫟者真無用於世矣非退托而云也按孔安國皇名墳帝名典堯舜在焉然書稱若稽古四人高辛而上無預也說命曰學于古訓乃有獲不知說所謂古何時

也六世之籍不存矣以子華子考之不可訓明甚然則所謂古者唐虞以後爾故孔子於羲昊之前亦缺弗講若夫討禮而尊天子正樂以黜諸侯大夫春秋修而不作詩書因其舊無所更定世儒往往未能明也司馬遷創本紀世家史法變壞遂不可復老莊推虛無沖漠正道隳裂遂不可合孫吳以狙詐祖兵制申商以險刻先治道若夫言語之縟為詞章千名百體不勝浮矣韓歐雖挈之於古然而益趨於文也經傳之流為注疏俚箋

臆解不勝妄矣程張雖訂之於理然而未幾於性也凡此皆出孔氏後節目最大余所甚疑而君所藏皆具有焉葢君之力良難而任良重矣問學之要除之又除之至於不容除盡之又盡之至於不容盡故稱鈞石必以銖㑹億萬必以一讀雖廣不眩也記雖博不雜也日融月釋心形俱化聲色玩好如委灰焉然後退於櫟而進於道矣固宜漏衆美而以書言也寶裝綺籍不敢觸手金匱石室猶存其人滋外歟非内歟嘉定十五年二月

湖州勝賞樓記

凡城邑據江海陂澤之勝皆即以為賞益物常聚於大矣吳興三面切太湖涉足稍峻偉浸可几席盡也然四水會於雲溪鏡波藍浪罛柗動搖而靚粧袨服之倒影互為散合衆流放於荷葉浦沉清浮淥鳧鷁棲止而綺荷文篸之羅生無有際畔特嶺聯亘巧石綿絡頗抑湖之重勢而蔽遮其寒風故其人意安而氣和舸經舫緯艇繪艅艛細聲窈眇豪唱激越宛轉一州閒隨地而勝

隨勝而賞無不得所求具區雖大不假覩也夫豈娛於
耳目之狹者易徇而迪於心志之廣者難親耶亦其神
靈爽異所獨鍾彼雖大而此不小也國風廢王道息柳
惲以江南曲名於時古之採蘋筥盈而釜熟薦於大宗
禮至敬也主於少女教至行也惲之採蘋徒詠而已其
思蕩其志淫豈名南本指哉然而詞人藝士爭共誇述
郡之勝賞由是而始敞堂與館益盛於今太守趙君既
新白蘋亭復樓於側其言曰清風水遒碧瀾山隱兼之

者斯樓也力能見湖而不為者民方與我游於麗瓷之內我不敢與民縱於青冥之外也雖然以道講民見湖可哉白居易論謝柳樂山水多高情不聞善政按史惲守吳興前後十年其政清靜吏民所懷病去而乞留千餘人居易偶不詳也政在平平在久加以不倦瘠土可使沃窮閻可使富況蒲魚豐衍明山媚水素稱勝絶乎君初至損稅直增學廩親不葬女不嫁廢疾無醫死無斂棺皆助之恐不及可謂有志矣惜其暫不得久近惠

而未及遠利也故録以次惲君名希蒼字漢英嘉定十

五年三月

水心集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水心集卷十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范逢恩

主事臣吕雲棟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王璸

謄録監生臣藍衣璐

水心集卷十二

宋 葉適 撰

序

送劉茂實序

劉茂實為知奉新縣事某序送之曰昔之立法者以職官令錄近於民非舉其材不得為之最重者改官而知大縣奏上天子臨前侍郎讀臚句傳而命之謂之再及

第繇是脫吏部而登朝廷矣葢其厚以一縣爲寄而超尊之非恤士大夫而苟榮其身也及其久也循習而例不明以爲凡仕者必關陞必改官此上所設以待人之求而其進取條目之限當如此也自改官至外員郎有祿以傳其子所以備一身之事爾故其既得改官也反以爲格法之咎曰何必使我爲知縣而厭苦之至常避免而不得則勉强而後受既至如不能脫未有樂而久居者也皆務爲苟且之政雖欲無大闕敗然積百數十

簡古而不以所難責吏則庶幾公私之論可一而民可善治矣不然則或幸而得仁厚通敏之才不以改官為身計而能因令之法度以行其政事之仁然後可望以一縣之善治也不其難歟茂實材厚通敏順物隃易其居自勉以道義之重而為朋友之所望者當何如況一改官之利哉所謂幸而得之者也故於其行也歷道古令之變以告之不獨慶奉新之人將蒙其澤而茂實之功名亦可少見矣淳熙九年八月日序

嵗以一意相承而功化之陵夷甚矣嗚呼以不樂為知縣之人改其所顧之官其必至是歟然余見令之論者真以縣為難治位卑責重不可以自為又以不自為者為罪也亦未盡力而已秦漢以下顧何容有易治之縣耶獨未知三代何如耳曹滕邾莒有南面之尊未嘗得自行其志雖孔子之門人冉求仲由之果藝又未嘗不以宰邑為難然則縣之難治亦非獨今世也其要使為國者盡去頻率之法無破産之役無雜名之歛一出於

能教矣富者知損其羸以益市書與田而收䘏其族人則無富之過貧者隨聰明之小大以書自業而不茍恃衣食則無貧之患教成義立而族多材賢則玉石之祥其遂酬乎君之從孫武學諭鎬與余同寮以請而序之

淳熙十五年三月日

東溪先生集序

君名伯熊字元朝姓劉氏居簡東溪號東溪先生始冠有榮人楊先生愛其賦誨之曰無為俗學君謝閉户焚

石庵藏書目序

石庵書若干卷承奉郎蔡君瑞藏之始蔡君之伯父曰居士塈毋因其地為廬居紹興十九年大旱饑穀石五千二百足錢居士將以所餘穀散之而患無名時庵傍有石冐土而奮如蟠根叢萌欲發而尚鬱者遂為萬夫傭使出之高二丈廣可三之石溫潤如玉質故名石庵云蔡君念族人多貧不盡能學始買書寘石庵增其屋為便房願讀者處焉買田百畝助之食嗚呼蔡君可謂

起居名入因請與東下遨西湖上賦詩徘徊歎曰古人
雖閒客用即帝王師若余空疎何為者哉慶元元年還
至南徐州病甚腰膂不能據身脈乍有乍無神將離形
猶峭絶凜立諄諄皆仁義語嗚呼使君老不酬又萬里
外死浮柩以歸人為君傷之君不自傷者命耶性耶德
之上下不倫學之高深無窮余觀子貢為衞將軍語弟
子行而孔子笑曰汝次為人矣為言夷齊趙武士會老
萊子羊舌大夫等皆洙泗以前人也士不景行古人積

昔蒙柬注解讀經必自識然後縱觀他書如是餘十年復見楊先生曰可也吾畏子矣君高遠獨出無拘留泥滓閒意學已成謂當直施用不曲步捷行以漸巧取之論說必窮盡欲砭時陋扶世壞文不為扶疎茂好惟自根極而成者無不具也故不得志於科舉至轉富入貧本業微析終不動一以溪山雲月為家宅筆墨簡策為性情常覃研竟日夜曰孔顏不如是乎紹熙五年君之無服弟起居郎德修學於君者也時鎮夔門君來視之會

珍殺足飲饜食而無醉飽之失也又能融釋衆疑兼趨空寂讀者不惟醉飽而已又當銷愠忘憂心舒意閒而自以為有得於斯文也觀其開闔疾徐之間旁貫而横陳逸鶩而高翔蓋宗廟朝廷之文非自娱於幽遠淡泊者也余嘗患文人擅長而護短好自矜耀挈其所能莫與為比而視他人顧若無有夫知有己而不知有人以此賈怨宜其窮於世矣今子壽専自降抑未嘗以色辭忤物為前輩悒然務出諸生後己之所工反求中焉此

實彌長而夸近以足已難哉余晚見君不及反復其議論以所聞於德修讀其書可以考焉六月日

沈子壽文集序

吳興沈子壽少入大學名聞四方仕四十餘年絀於王官再入郡三佐帥幕公私憔悴而子壽老矣然其平生業嗜文字若性命在身非外物也甲乙自著累百千首嗚呼何其勤且多也余後學也不足以識子壽之文其不為奇險而瑰富精切自然新美使讀之者如設芳醴

以語伯起鄭氏園住城南甚陋景元侍兄晨出料檢花藥過伯起犀在語連日夜掐芥原韭燎塘鱗而罾之曰羨芼如是足矣鄭公不登禁從死景元老為選人亦死伯起失二公閉門漠漠晚進遇之瞠目戛如也酷嗜地理說山如啖炙浮海葬妻大芙蓉云後百年當驗著書二十篇論原起乘止尤詳二鄭因是喜陰陽家余嘗怪蘇公子瞻居陽羨而葬嵩山一身豈能應四方山川之求近時朱公元晦聽蔡季通預卜藏穴門人裹糗行紼

固人情之所赴富貴之所歸名叢譽而化積毁之常道也然且落落謇謇至於白首未有所合何也若夫以文為華以學為質容而不為利謙而不為福宫庭環堵膏粱藜藿晏然沖守不可榮辱此子壽所以自求古人而成其德也合不合葢未言焉

陰陽精義序

朱伯起從鄭公景望學而與景元為友景元材豪然鄭公愛伯起質醇以為近道自有聞見及得意於簡編多

世而已心術取捨之謬方將求折諸其人固未知自有所折也至後世折衷之學始大盛士因古人之已成者論之知所統壹足以致用不必自爲家焉然非其趯然出於科舉場屋之外詳考而深思者不能也旝以此未取信於今人而不知此旝之所以有得於古人也因題其末

龍川集序

同甫文字行於世者酌古論陳子課藁上皇帝三書最

六日始至乃知好奇者固通人大儒之當患也始陳公君舉欲為伯起序其書不果嗚呼伯起不惡使俛然欲以此書自名誠知之審歟余特載其師友源流用為書首

粹裘集序

粹裘集十卷金華杜旝為此文自經史諸子皆有論辯學之博矣論辨不苟是非必折之於正又所謂篤矣秦漢以前士自為家造智設巧意出準量立表極以號於

若以為有罪焉可矣同甫既修皇帝王霸之學上下二千餘年考其合散發其祕藏見聖賢之精微常流行於事物儒者失其指故不足以開物成務其說皆今人所未講朱公元晦意有不與而不能奪也吕公伯共退居金華同甫間往視之極論至夜分吕公歎曰未可以世為不能用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同甫亦頗慰意焉余最鄙且鈍同甫微言十不能解一二猶以為可教者病眊十年耗忘盡矣今其遺文大抵班班具焉覽者詳之而

著者也予沆聚他作為若干卷以授余初天子得同甫所上書驚異累日以為絶出使執政召問當從何處下手將繇布衣徑唯諾殿上以定大事何其盛也然而詆訕交起竟用空言羅織成罪再入大理獄幾死又何酷也使同甫晚不登進士第則世終以為狼疾人矣嗚呼悲夫同甫其果有罪於世乎天乎余知其無罪也同甫其果無罪於世乎世乎世之好惡未有不以情者彼於同甫何獨異哉雖然同甫為德不為怨自厚而薄責人則疑

正統曰吾為書之志也書法無大於此矣報讐明恥尊内攘外其次也凡民人家國之用制度等威之異皆為說以處之衆言之淆亂則折而一之訛謬之相承則釐而正之南北華戎之離合爭奪之碎人所厭簡亦備論之該括既多而條目衆矣所以存世次觀興壞本經訓原事實芟理蕪蔓顯發精隱扶樹正義蒐舉墜逸不以華為辯不以意為覺無偏駁之說無新特之論反而約之知其能費而隱也時而措之知其能曲而當也嗚呼

已

紀年備遺序

孔子沒統紀之學廢漢以來經史文詞裂而為三它小道雜出不可勝數殫聰明於微淺自謂巧智不足以成德而人材壞矣王通二司馬緝遺緒綜世變使君臣德合以起治道其麤細廣略不同而問學統紀之辨不可雜也平陽朱黼因通鑒稽古錄章别論著始堯舜迄五代三千餘篇述呂武王莽曹丕朱溫皆削其紀年以從

豈徒以博習自是而已哉後有欲知陳公者於此書求之可也

丁少詹文集序

丁少詹死子幼家無相人憂其且不立既而自温嶺鴈蕩來者累累言其庭宇甚除疆畎甚修賓祭敬恭僮客趨和盡如少詹在時余極歎異此不特其子能危慮夙成自樹不墮亦繇少詹裕家之法素定有以遵執而然也今又櫝其遺集以來凡碎篇零簡收拾皆在念少詹

此豈非學者之所當盡其心歟何後世用力者之難而成功者之少也自董仲舒推明孔氏猶不能無譏況馬鄭王肅之倫哉故余於此書竊有歎焉所謂復而不厭不知老之將至者幾是歟䊵字文昭初陳公居舉未壯講學文昭年差次最先進及後來取名官弁冕接踵而文昭蓬累耕南蕩上山水疊重聲迹落落人不知其能傳陳公之業也一旦此書出義理所會寶藏充斥遂爲成學而陳公卒久矣相與論舊事追念愴然然則文昭

之前則遠矣疑詞誤說流於人心久矣方將鉤索質驗貫殊析同力誠勞而勢難一矣及公據變復之會乘歳月之存斷自本朝凡實録正史官文書無不是正就一律也而又家録野記旁互參審毫髮不使遁逸邪正心迹隨巻較然夫孔子所以正時月日必取於春秋者近而其書具也令惟續通鑑為然爾故余謂春秋之後才有此書信之所聚也雖然公終不敢自成書第使至約出於至詳至簡成於至繁以待後人而已學者奚不於

平昔益以愴然夫衣食逸則知教被服淫則近雅若因以追先志續成其業庶幾乎至其文辭則余於銘墓論之矣故不重評焉

巽巖集序

李氏續通鑑春秋之後才有此書此言非歟自史法壞譜牒絶百家異傳與詩書春秋並行而漢至五季事多在記後史官常狼狽收拾僅能成篇嗚呼其何以信天下也通鑑雖幸復古然綿千有餘歲之後追戰國秦漢

古文墜學堂上之議起虞造周如挈裘領振之焉周遺其下而獨至其上者歟蜀自三蘇死公父子兄弟後起兼方合流以就家學綜練古今名實之際有補於世天下傳以繼蘇氏公諱燾字仁甫立朝有大節屢進輒自引去晚為雜學士專史事天子方倚以政不幸卒矣

平陽會書序

玉山汪子駟知平陽守法以便民不奪所見不屈所行慎刑簡役既去而民思之思之尤者曰能為民推核其

此取衷哉余少則習長編恨公他文未能得會與公子
叅知政事壁湖北帥臯善臯至金陵以公集示余因屬
為序自有文字以來名世數十大抵以筆勢縱放凌厲
馳騁為極功風霆怒而江河流六驥調而八音和春輝
秋明而海澄嶽靜也高者自能餘則勉而効之矣雖然
此韓愈所謂下逮莊騷其上無是也觀公大篇詳而正
短語簡而法初未嘗藻黼琢鏤以媚俗為意曾點之瑟
方希化人之酒欲清又非以聲色臭味自怡悅也獨於

豫章黄子耕少所樹立便入高人勝士之目不獨倚先世為重也詩文似太史有洪州九詞五溪十談興指子奪之徼追古人而過今人矣出守天台一錢細碎皆籍之條目建置為窮人衣食居處計輒費數百千萬人但言其能憂民如家不知其家事乃落拓不理未嘗自憂也余每嘆學者各具材品唯識趣為最難子耕雖以惠利徳於一州然異日去此必將有時而盡不若刻二書巾山之上使讀之者識趣增長後生及知古人源流教

賦之當輸銖合必實色第目別多寡貧富不妄羸縮板以付之使自至民不求吏官不失賦又為之建置所利縱捨所患始終汲汲以民為家至於學宮縣舍皆新治焉不獨有是心亦其力能行之也一縣會計天下同有也所以取民必有正也取而不得已必有寛也有正義也有寛仁也未有不繇仁義而能使民思之者也覯是書者可以知其志矣

黄子耕文集序

哉

觀潮閣詩序

趙君既成觀潮閣徧索閣上舊詩刻之恨其遺落不盡存也余觀自昔固有因一題一詠之工而其地與物遂得以名於後矣若是者何俟多求而勢亦不能多至於閱世次序廢興驗物情懷土俗必待衆作粲然並著而後可以考見則其不盡存者誠可惜云

謝景思集序

思無窮視今惠利何翅千百客其以予言告子耕幸勿自嫌也

周會卿詩序

周會卿詩本與潘德久齊稱盤摺生語有若天設德久甚畏之德久漫浪江湖吟號不擇地故所至有聲會卿常閉門里巷不相識居謝池坊窟山宅水自成深致知者獨輩行舊人爾宗吏遺余家什零落十數紙恨蚤失怙收次不多一幹之蘭芳香出林亘紛然桃李能限斷

其父奉傳國璽走宋州高宗知之自用爲祠曹郎兼太常少卿垂賜第掌誥命矣會有秦氏之厄擯落二十年始稍外遷而公死嗟夫窮達長短不足云也王筠言未有七葉爵位相繼人人有集如吾門者按筠雖粗有文而王氏七葉無以文名世者王僧虔誡子姪書可見也安得因簪笏不墜便欲文字並稱乎然亦恨其集不傳無以驗工拙今公藁藏已久懼遂淪墮使真能文者不見信於後此希孟之責也

謝希孟示余大父樂寮叢藁二十卷崇觀後文字散壞相矜以浮肆為險膚無據之辭苟以蕩心意移耳目取貴一時雅道盡矣謝公尚童子脫丱髫游太學俊筆湧出排迮老蒼而能不受俗學熏染自漢魏根柢齊梁波流上遡經訓旁涉傳記門樞戶鑰庭旅陛列撥棄組綉考擊金石洗削纖巧完補大樸其樂園小畫記蓋謝靈運山居之約言志潔而稱物芳無憂憤不堪之情也公諱伋字景思上蔡人艱難時往來青城毀容敗服實佐

死未忍言者終不言矣悲夫悲夫是余之罪也夫或謂子長負絶世筆墨而區區名第乃不與常人比故多怨譏誠然哉子長自護若處女常藿食水飲欲利不掛絲髮奚取奚慕而以是動其心殆見事太明量人太盡而然歟雖然使讀者剖幽析微深刺腧髓渠不開其智洞前燭後㬋至日月渠不新其學長鋪廣引浩絶河漢渠不起其辨覝賢矩聖皎逾雪霜渠不範其廉其有益於世固多矣又曹陸以下不能擬其藩也

覆瓿集序

初薛子長從余貢院崇德愛其靜而敏文過於輩流而已未鉅恠也來姑蘇蔚門出老翁賦續通鑑論始駭然異之蓋神馬汗血尾鬣不掉而行流無疆累名駿數百豈得望塵焉自魏晉曹陸江左顔任唐陳李宋黄秦晁張皆莫進也然亦有疑而未忍言至錢塘仙林復出士風論則疑愈甚自爾子長歲必一再過余閒或見他文必為之慇懃歎息然猶未忍言也及余往長沙而子長

充其所求曾不如脰鳴吻決出豪芒之竒可以運轉而無極也故近歳學者已復稍趨於唐而有獲焉曷若斯遠淹玩衆作凌暴偃蹇情瘦而意潤貌枯而神澤既能下陋唐人方於宗派斯又過之斯遠有物外不移之好負山林沉痼之疾而師友問學小心抑畏異方名聞之士未嘗不邀嘆長想千里而同席也初渡江時上饒號稱賢俊所聚義理之宅如漢許下晉㑹稽焉風流幾泯論議將絶斯遠與趙昌父韓仲止扶植遺緒固窮一節

徐斯遠文集序

斯遠盡平生文纔二十餘首首輒精善疑其親自料揀應留者止此爾徐觀筆墨輕重以十一斂藏千百雖鋪寫縱放亦無怠惰剝落之態逆流陡起體勢各成殆非料揀所能致也詩險而肆對面崖壑咫尺千里操捨自命不限常律慶歷嘉祐以來天下以杜甫為師始黜唐人之學而江西宗派章焉然而格有高下技有工拙趣有淺深材有大小以夫汗漫廣莫徒枵然從之而不足

余論詩乃未嘗及此豈其平生得法直偶合故耶常之每言下句當如秤星船矴縋畫既定不可移改袖手風騷之壇所厭服多矣吟味者自知之

黄文叔詩説序

往年徐居厚言文叔蚤為諸經解書畧具矣時公未四十也頃歲每有學者自金陵至言公常用周禮注疏與王氏新經參論夜率踰丙晝漏未上輒扣門曰已悟於是公七十四五矣嗚呼斯可謂以學始終歟公既殁始

難合而易忤視榮利如土梗以文達志為後生法凡此皆强於善者之所宜知也

松廬集序

杜甫送楊六判官使西蕃詩直下無冒子始末只一意貫括刻繞勞皮草皆盡而語出卓特非常情可測繇文人家並論則劉向所謂太史公辨而不華質而不俚者也雖子美無詩不工要其完重成就不以巧拙分節奏如此篇者自為少爾今翁常之諸詩實頗似之然常之與

公於詩尊序倫紀致忠達敬篤信古文旁錄衆善博厚惨怛而無迂重之累緝緒悠久而有新美之益仁政舉而應事膺銳王制定而隨時張弛然則性情不敝而詩之教可以復明公其有志於是歟按易有程春秋有胡而詩集傳之善者亦數家大抵欲收拾羣義酌其中平以存世教矣未知性情何如爾今公之書既將並行讀者誠思其教存而性明性明而詩復則庶幾得之不然非余所知也

得其詩說三十卷自文字以來詩最先立教而文武周公用之尤詳以其治考之人和之感至於與天同德者蓋已敘之詩性情益明而既明之性詩歌不異故也及教衰性蔽而雅頌已先息又甚則風謠亦盡矣雖其遺餘猶髣髴未泯而霸强迭勝舊國守文僅或求之人之材品高下與其識慮所至時或驗之然性情愈昏惑而各意為之說形似摘裂以從所近則詩烏得復興而宜其遂亡也哉況執秦漢之殘書而徒以訓義相宗者乎

事憤發思得其志則必欲盡洗紹聖以來弊政復還祖宗之舊非隨時默默茍為禄仕者也景望徇道寂寞視退如進官至宗正少卿而止初景元中進士第第四人少卿喜而笑曰子一日先我矣然既任秀州判官遂以親辭終其身二十餘年不復仕朝廷亦卒不徵用何者諸公貴人知其才大氣剛中心畏之方以其自重不浪出無能害已為幸而不暇以廢格科目摧折名士為己責故也豈不悲哉自二鄭公後儒豪接踵而永嘉與為

歸愚翁文集序

余嘗歎章蔡氏擅事秦檜終成之更五六十年閉塞經史滅絶理義天下以佞諛鄙淺成俗豈惟聖賢之常道隱民彝併喪矣於斯時也士能以古人源流前輩出處終始執守慨然力行為後生率非瓌傑特起者乎吾永嘉二鄭公是已葢其長曰伯熊字景望季曰伯英字景元大鄭公恂恂少而德成經為人師深厚悃愊無一指不本於仁義無一言不闗於廊廟而景元俊健果決論

力者挾之江西三士失所依東書將歸請質於余夫力學莫如求師無師莫如師心易蒙之義曰山下出泉蒙泉之在山雖險難蔽塞然而或激或止不已其行終為江海者蓋物莫能禦而非俟夫有以導之也故君子觀其象而以果行育德人必知其所當行不知而師告之師不吾告則反求於心心不能告非其心也得其所當行決而不疑故謂之果行人必知其所自有不知而師告之師不吾告則反求於心心不能告非其心也信其

多然皆兄事景元方其家居得朋友通共有無並坐接席不知歲月遷改自謂如華胥至樂故其講習見聞尤精而片辭半簡必獨出肺腑不規倣衆作也夫孔翠鸞鳳矜其華采顧影自耀為世珍惜是既然矣若夫蛟龍之興雲雨則雷電皆至霈霔百里豈區區然露小技銜細巧而足哉余懼覽者未察因次其本末如左

送戴許蔡仍王汝序

戴許蔡仍王汝來自黃巖從王成叟學未久成叟為有

於命不然不强售也嗚呼能如是足矣又謂余曰夫學於古者不徒善其身著於行者必並淑其鄉吾將與兄弟若親戚及友朋旬驗而月考之家營不反顧私欲不亂意時積而歲累使其智交相明其材交相成庶幾乎善其身者可放以治人淑於鄉者可推以準天下也嘻能如是足不啻矣抑余聞之不徒善其身者以人治身而不以身治人必並淑於鄉者以天下凖其鄉而不以鄉凖天下詩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况人之同類天下

所自有養而不喪故謂之育德學而至於能果行育德則不可勝用矣然則三士之歸求其心而已無師非所患也

送林子柄序

始余見子尚少爾知其學於古之道甚異之然未知其智足以有明也再見子知其欲以學之者著於行尤異之然未知其材足以有成也今三見子矣智之明者知其必求至於是不然不强通也材之成者知其必能安

杳語極世人之不到身衣騰舉兩眼盡赤余疑之以為其氣血不能受未敢及也未幾余乃得疾不治危甚且死累歲然後悔其所以不答者則君方論辯縱横連拄塞余余為之黙黙而已嗟夫君欲聞而余不言余欲告而君不請顔曾之指雖或有存李郭之遺終不可見矣豈亦若有數哉君未殁以近文寄余上折旁峻閎而不跲余固畏其與諸家各體無所肖貎而深源亦謂君素意每不滿於今人之作然則是必將大有所成而其力

之同域哉其智之交相明其材之交相成不旣多矣乎余猶懼子之狹於鄉而專於已安其足之易而忘其未足之難也因以爲子別且倂告子之願同者焉

周南仲文集後序

自余吳楚淮南十餘年而周南仲孟良夫兄弟滕孔諸人相與上下追逐憶過秀州值燕使回程避之曲巷庵廬訪求旣絶積氷如堆阜擁被移夕續葦以燎牕紙忽白者再信宿焉所詰難往反多矣然南仲遂欲探入微

周官晚出而劉歆遽行之大壞矣蘇綽又壞矣王安石又壞矣千四百年更三大壞而是書所存無幾矣詩書春秋皆孔子論定孟軻諸儒相與弼承世不能知而信其所從井洌於逵衆酌飮焉惟其量爾故治雖不足而書有餘也孔子未嘗言周官孟子亦以為不可得聞一且驟至如奇方大藥非黄帝神農所名無制使服食之法而庸夫鄙人妄咀呑之不眩亂顛錯幾希故用雖有餘而書不足也雖然以余考之周之道固莫聚於此書

亦未易為也夫文者言之衍也古人約義理以言言所
未究稍曲而伸之爾其後俗益下用益淺凡隨事遂物
小為科舉大為典冊雖刻穠損華然往往在義理之外
矣豈所謂文也君子於此寄焉則不足以訓德學者於
此習焉則定以害正力且盡而言不立去古人不愈遠
乎南仲已卒而余莫之講也季度既序傳之余記其末
如此

黄文叔周禮序

而共存也其功大矣同時永嘉陳君舉亦著周禮說十二篇葢嘗獻之紹熙天子為科舉家宗尚君舉素善文叔論議頗相出入所以異者君舉以後準前繇本朝至漢遡而通之文叔以前準後繇春秋戰國至本朝沿而別之其序鄉遂溝洫辨二鄭是非凡一字一語細入毫芒不可損益也

王木叔詩序

初木叔仕二十餘年未嘗覔舉子屢言於執政不省闕

他經其散者也周之籍固莫切於此書他經其綴者也公卿敬犀有司廉教法齊備義利均等固文武周召之實政在是也奈何使降為度數事物之學哉新昌黄文叔始述五官而為之説疊疊乎孔孟之以理貫事者必相發明也惻惻乎文武之以已形民者必相緯經也守天下非私智也設邦家非自尊也養民至厚取之至薄為下甚逸為上甚勞洗滌三壤之腥穢而一以性命道德起後世之公心雖未能表是書而獨行猶將合他經

徐德操春秋解序

昔余為潮州銘言其學博而要文約而贍諸子又自列銘旁曰春秋解十二卷書社問答二卷禮經疑難一卷詩文崇孝同參錄並藏于家余頗疑之而未克見後二十六年始見所謂春秋解者良悔前銘稱美未極且恠諸子不早示余也葢箋傳之學惟春秋為難工經理也史事也春秋名經而實史也專於經則理虛而無證專於史則事礙而不通所以難也年時閏朔禘郊廟制理

榜有義烏丞徑取以歸家人吏誚詰不暇顧也其在天台與錢丞相象祖甚相厚至是適來守委一州聽所為素介無私昵語錢公尤嚴憚故雖當國不敢以縣用累之觀集中送錢郎中被名諸篇大意可見矣木叔不喜唐詩謂其格卑而氣弱近嵗唐詩方盛行聞者皆以為疑夫爭妍鬬巧極外物之變態唐人所長也反求於內不足以定其志之所止唐人所短也木叔之評其可忽諸

使人知其深於是書者歟雖然詩書禮所以紀堯舜三代之盛而春秋衰世之竭澤也示不泯絶而已或者遂謂一字一義皆聖人之用則余未敢從也孔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又曰管仲之器小哉夫有齊桓無晉文夷吾為小是春秋不命霸也又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蓋其節目疏遠如此則苛文密例而辨人之榮辱於毫釐者非歟余恨不及潮州而

之綱條不專於史也濟西河曲丘甲田賦事之枝葉不專於經也薛伯卒經無預然杞滕邾莒之興廢固明也詭諸卒史無預然戊寅甲子之先後固察也觀潮州此類皆卓而信明而篤矣至於授霸者之權彼與此奪錄夷狄之變先畧後詳諸侯屢誅大夫衆貶凡春秋始終統紀所繫自公穀以來畫為義例名分字别族貴人微其能本末相顧隱顯恊中如潮州殆鮮焉然則理之熟故經而非虛事之類故史而非礙歟古人以教其國而

置院中率州士女修念佛三昧以旌昶之績而嗣忠之業於無窮志甚遠也夫浮屠以身為旅泊而嚴其宮室不已以言為贅疣而傳於文字愈多固余所不解嘗以問昶昶亦不能言也

宗記序

佛學繇可至能自為宗其說蔓肆數千萬言永嘉鮑埜删擇要語定著百篇此非佛之學然也中國之學為佛者然也佛學入中國其書具在學之者固病其雖而弗

正也因私附於後

法明寺教藏序

西湖法明寺昔講師繼忠居之忠有行業願力强果故雖焚蕩草莽百年間冠蓋常走一郡至于真建兩序師袒崇殿堂院始落成袒尤精苦衣屨穿損食不累合然諸生雲赴應答泉湧人謂東掖上天竺之盛不能過也天台既立止觀二義承而為說者益以蔓衍而忠與袒亦各有論述故其徒妙真普濟欲集諸家之學為教藏

國之人為非佛之學以吾中國文字為非佛之書行於不可行立於不可立草野倨侮廣博茫昧儒者智不能知力不能救也則中國之人非佛非已蕩逸縱恣終於不返矣是不足為大感歟余嘗問埜儒之强者愠弱者眙皆莫之睨子以何道知之又為之分高而别下取要而舍煩哉埜曰無道也悟而已矣其為是宗者亦曰無道也悟而已矣余聞而愈悲夫不憤不啓不悱不發故曰亦可以弗畔矣今悟而遂畔之庸知非迷之大乎雖

省也有西僧教以盡棄舊書不用即已為佛而已學之者又疑其誕而未從也獨可璨數人大喜決從之故流行至今嗚呼佛之果非已乎余不得而知也已之果為佛乎余不得而知也余所知者中國之人畔佛之學而自為學倒佛之言而自為言皆自以為已即佛而甚者至以為過於佛也是中國人之罪非佛過也今夫儒者不然於佛之學不敢言曰異國之學也於佛之書不敢覲曰異國之書也彼夷術狄技絶之易爾不幸以吾中

可為事君法如公是也公晚遇十年間三引去去必剛勇果決其來未嘗不遲懦退縮也上嘗獨對公宰相尤容諭意謂不日且共政公謝不敢當也余聞隆興乾道中不能擊龍大淵曾覿不得為有名臺諫公不但備禮彈劾必極論罷斥乃已又聞不能諫恢復不得為有名侍從公既辭大用出知括蒼小州奏曰賈誼號通達國體太瘇䟕盭類辟病痱皆借一身喻之今日國體何病也能言病未必能處方不能言病而輒處方誤人死矣

然考之於其書則信悟矣

胡尚書奏議序

禮部尚書餘姚胡公沂字周伯奏疏將百篇詞約而指要不盈數百少纔百餘然必據經陳史質證今事不率意而云也或昔人所已言徑錄聞上不必出於已也必酌時病不夸不緩異聞駭見必亟達不憚諱惡然而懇怛忠盡故言而樂聽十多七八焉自古賢人君子進常艱退常易富貴有節無侵尋之求言簡而伸氣直而遂

而氣骨悍堅壽八十餘嗚呼安得移今之病於末而顧為是凜凜耶

觀文殿學士知樞密院事陳公文集序

經欲精史欲博文欲肆政欲通士擅其一而不能兼也就其兼之矣而所遇之時不同或不得用或不盡用故位下名卑而功業不見於世為可惜也公於諸經常參合同異不隨語生說而義理自會前代故實無不貫涉本朝憲令無不審據文詞古雅不名一體間出新意奇

今日之病名風虛虛内也風外也外風忽中半身不隨靖康也幸其半存建炎也半身不隨咎已往半存之身尚凛凛不自保也今欲併治不隨者怵市道之説售嘗試之方湯熨鍼石雜然而起使誼復生必且慮中風再至而半存之身亦不能救矣所謂可痛哭流涕者也其言憂憤危苦明白切至世固未有識此理有識此理未有以此告也今去胡公之時加遠矣半存之凛凛猶在也昔錢乙病周痺曰入藏者死乙移之於末故雖偏廢

月流轉也國有大事議定俄頃無縮瑟顧望意姿堅峭所論駁屈明主委曲調護不能回同列或二心二意高下在手必正色力爭寧亟去無苟徇亦以此見排於俗然則雖兼人之難兼而不自矜遇人之難遇而不强合蓋其修之者不在彼而在此也既得謝獨處一室家人罕見其面勘整舊書講繹不少厭園池無杖屨聲庭觀終日寂然嗚呼是其修之者固又不在彼而在此矣皆學者所當知也

句讀輒驚人守三州吏不敢輕重細民安之在宣城討詳一郡財賦始末告於上悲痛篤切非深於治本者不能知也其多學廣大流畧該括而又親逢盛時天子用儒爲館閣老總領羣彦極清華之選遂司誥命職獻納徧歷二府以禮進退號稱宗工可謂兼人之所難兼而遇人之所難遇矣與之者天也修之者人也公雖負絶類異能不以已形物後生片善譽奬不容口薦引甚衆除授破資格視所宜充其志將以一長任一官不累歲

其老而憊不堪也范公因裂十指謂余前執政舉員當罷蓋無以滿四方之求余笑曰罷是則門户冷落患復不亟爾逵父頗愧恨雖賴范公力得改官後諱其作不浪出又太學廩與同舍議不合遂自乞為軍丞棘正不肯涉翰墨畦町宰縣守州專以政事顯云夫文如珠玉馬人之所挾以自貴重也蔚豹之澤必霧隱孔鸞之舞必日中快讀而疾愈爭傳而紙貴爲有輕溷瓦石芒芒不決即宜逵父後諱也然士或去場屋久叢曹劇部眩

羅袁州文集序

余既銘達父墓子晟集其文號橘隱復請叙焉余甞愛達父文能道其意多不為繁又能道人意少不為畧散語幽寂有蘭芷之潔合語華潤有桃李之艷每使長命書記余謝不為必請達父輕重曲折一聽其手不改定也然以文求知亦有甚難者異時余袖達父投卷於參政范公達父執後進禮甲甚范公苦其煩遽踣坐胡牀達父不自覺猶前却未已久之旁觀多咎范公余獨憐

也無不知姓名者遇其羇愁窮苦酒酣縱逸蓋所交結者多非必盡其類或坐以得過咎然不自悔也為余言七年之間五過其廬不一入焉西衰秦隴北達淮泗於余所據按上指畫其要害皆隱然可辨斯可謂之有志矣以余所聞仁者不後家而圖國智者不危身以干君子其行也拜親於庭侍食於堂其安强甘螯之倈今何如既而與親戚鄉里道舊故契濶則其壯者已老其老者往以死矣兒子少者或始不見其生而今不能識矣

其神明錢穀之塵汙几硯刑獄之腥蟣陛官業雖登而文義耗矣逵父又溧病之故其據案生面凛然政足以蘇息其民退食寒質臞然文足以黼藻其身行吟坐思物境常會奩縢匣祕不敢窺也晟既錄畫餘六十卷平生行事可一二考豈不隱顯俱得哉

送盧日新序

漢東盧日新資豪舉家故邊敵縣是少有當世之志匹馬獨出至數千里所嘗經營於桐栢山中盡天下俠士

信矣作文之難也夫作文之難固本於人才之不能純美然亦在夫纂集者之不能去取決擇兼收備載所以致議者之紛紛也向使畧所短而取所長則數公之文當不容議矣近世文學視古為最盛而議論於今猶未平良金美玉自有定價豈曰懼天下之議而使之無傳哉若曰聚天下之文必備藏而無遺則泛然而無統若曰各因其人而為之去取則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尤不可以列論於是取近世各公之文擇其意趣之高遠詞

其出處離合之際故有可思者焉然後耕襄漢之田讀古人之書求志於義安命於時其退有以為仁其進有以為智使後有述焉豈不善哉余之識日新未能久而去去而要余以言余未能言也

播芳集序

昔人謂蘇明允不工於詩歐陽永叔不工於賦曾子固短於韻語黄魯直短於散句蘇子瞻詞如詩秦少游詩如詞此數公者皆以文字顯名於世而人猶得以非之

藻之佳麗者而集之名之曰擂芳命工刊墨以廣其傳

蓋將使天下後世皆得以翫賞而不容瑕疵云

與平陽林升卿謀葬父序

林君好學有文貧不能葬其父屬余為之言余謝以母

喪猶在殯方圖葬未克不忍言也林君乃言吾先人葬

大父時鄉先生林英伯為謀於江南故人叔材亦得治

墓葬不以為嫌令其無可辭余聞而傷之士貧累世命

也若死不能得葬乞於人而後葬此貧之至不可諱之

極也亦可以繼世為之乎何子遇之深也雖然不可以諱此名而使其親不得葬也其往告之當有見哀者

水心集卷十二